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詔

若不少順沖旨降損盛制

文選諸漢碑注引晉起居注帝語云云

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

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引王隱晉書帝語云云

詔令

常日蝗向生時各部吏案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

編藝文類聚一百

車駕出入相風已前侍御史令史

御覽九

中書爲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也

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

博士皆取履行清潔通明典義若散騎中博侍郎太子中庶子已上乃得召試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試已高等拜郎中

御覽二二十六

闕名

諸縣率千餘戶置一小學，滿千戶竝之。御覽五百三十四

諸葬者皆不得入祠堂石碑石表石獸。御覽五百八十九

諸度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通付關吏。御覽五百九十八

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餉饋獄卒爲溫暖傳致去家遠無

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御覽六百四十三

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後再亡點兩頰上三七橫鯨目下皆

長一寸五分廣五分。御覽六百四十八

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御覽六百五十一

犯免官錮三年。御覽六百五十二

凡民不得私煮鹽有犯者四歲刑所在主吏二歲刑。書鈔一百四十六

使信節皆鳥書之。御覽六百八十一

皇太子及妃諸王縗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閻朱綬

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

御覽六百八十二

朝服進賢一梁冠

宋呂祖謙
志五

第一品已下不得服羅綃

御覽八
百十六

第七品已下始服金釵

第三品已上蔽結爵釵

北堂書錄一
百三十六

朝服皂緣中單衣

御覽六百
九十一

旄頭羽林著常腰襦

御覽六百
九十五

元帝時有奏太極殿設絳帳帝詔曰漢文呂上書皂囊爲帷冬可青布夏可青葛

御覽六百
九十八

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漆者布骨器成呂朱題年月姓名

御覽七百
五十六

乘傳出使遭喪呂上卽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驃車到副使攝事

宋書

禮志五又見御
覽七百七十二

山鹿白豹遊毛狐白貂領黃貂班白譚子渠搜國裘皆禁服也

御覽

六百
二十四

步搖蔽鬢皆曰禁物

御覽七百五十五

織成衣爲禁物

御覽八百十六

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百婢履色無過經青古偷賣者皆當著

巾帖額題所偷賣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

御覽六百九十六

僧駢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偷駢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

著黑履

御覽八百二十八

士卒百工都得著假髻

御覽七百十五

百工不得服大絳紫襪假髻眞珠啼耳文屏瑣瑪越蠻

飾路張

乘犧車

御覽七百二十三

士卒百工不得服瑣璫

御覽七百十八

士卒百工不得服眞珠瑞珥

書錄一百三十五御覽八百二十一

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

御覽八百七

士卒百工不得服越蠻

御覽八百二十

坐廬使者皆不得宿四上

御覽八百二十一人

諸有虎皆作檻穿籬柵皆施籜捕得大虎賞絹三匹

御覽八百九十二人

羣鳥不得西度隴

御覽九百二十四人

諸官有秩支子守護者置吏一人

御覽九百五十九人

夷其民守護櫟皮者一身不輸之

御覽九百五十九人

閭中縣置守黃甘吏一人

御覽九百六十六人

諸宮有梨守護者置吏一人

御覽九百六十九人

諸官有秩者守護橙者置吏一人

御覽九百七十一人

其上黨及平陽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課應

田者枲麻加半畝

御覽九百九十五人

喪葬令

長史卒官吏皆斬衰、曰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

通典十九人

議諡劉毅表

劉毅宜謚。呂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
攷績。目著勳之美事也。案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
竝立。而有號無謚。于義不體。竊目春秋之事。求之謚主于行而不
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
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
舊服。

通典一百四十四
興三年有司表

因火災上書

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竝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
陛下憂之。

晉書五行志下太康十年十月
含章殿室等火時有上書云云

奏改景初廟爲泰始廟

王者祖氣。而奉其口終。晉于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于巳。事于酉。
終于丑。宜祖呂酉日。肅呂丑日。改景初廟爲泰始廟。

宋書廟志一
泰始元年有

奏

奏請卽魏宮立廟有司奏置七廟此帝重其役
詔宜確立一廟羣臣議奏

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曰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官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通典四十七

奏正朔服色

唐堯舜禹不自易祚改制至于湯武各推行數宣尼荅爲邦之間則曰行夏之時輶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益期于從政濟治不繫于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義爲弘宋書禮志一太始二年九月

奏并圖方二丘

羣公奏

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

通典四十二
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奏云

奏云云

奏皇太后喪制

前代故事、倚廬中施凶縑帳、蒙素牀、㠭布巾裹凶草輜輶板輿細
犢車、皆施纊裏宋書禮志二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云云詔文
不聽但令㠭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

又奏請除服

大行皇太后當已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
其内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晉書禮志中宋書禮志二泰始四年四月有司奏云云

又奏

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
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臣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

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曰請

晉書禮志中宋書禮志二有司又奏

奏廟物

先帝舊物藏之于廟所存舊物麻繩爲細拂

北堂書抄一百

曰明儉約也

三十六引晉書要事
泰始四年有司奏

奏議諸王冠

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昌明可冠之儀又漢魏遣使冠諸

王非古典

通典五十六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

奏留太學生

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畱

宋書禮志一晉太始八年有司奏

奏劾羊祜

祜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

召侯就第

晉書羊祜傳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

抵抗不屈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祐云云坐平南將軍免楊肇爲庶人

奏定侯國入朝

諸侯之國其王公侯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歲乃朝不得依恆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宋書禮志一通中興七十四太始中

奏請聽華廩襲封

廩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廩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人議平處者廩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晉書華廩傳大鴻臚何遵奏廩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尼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

奏定王昌前母服

設令有人于此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于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誠念之心殊而爲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曰禮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于廟其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謂哭于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于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爲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竝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召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章草下太常報楙奉行晉書禮志中泰康元年尚書

詳前竟陵八座以爲云云案王昌事

奏請限田宅

王楙文

王公曰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
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
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
者。皆聽畱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
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
品減五頃。自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自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
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
人目爲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自爲差降。通典一平吳之後有司奏

奏止朝日

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宋書禮志一太康二年有司奏詔不許

奏給車

廷尉三官及諸部掾職在鄰輩者。給白蓋小車。又給卿寺從官屬
平輿車六乘。重車一乘。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九引晉書注泰康四年有司奏

奏定昏禮

昏禮納徵。大昏用玄纁東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東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東帛加羊。古者呂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納微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爲具之。

宋書禮志一
太康八年有司奏

奏遂殷祖母服

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自應降姜。殷無緣還重。

通典九十一
六尚書奏

奏夕牲

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

宋書禮志一
太康中有司奏
議

許
謂不

奏河閒女更生

精誠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禮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

所裁斷曰選開塚者

武帝世河間有男女相悅許
遂發冢開棺卽活因負

還其夫爭之廷尉奏

奏諸王宜脩耕藉

古諸侯耕藉百畝躬秉耒耜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卽奉社稷宗廟卽勸率農功今諸王

治國宜依脩耕藉之義

志一武帝末有司奏

奏廢楊太后

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擊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卽奉順祖宗任至公于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于朝堂會議

晉書武

后傳輩公

又奏

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卽重權至乃陰圖內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脣齒叶同逆謀禍孽旣彰背忤詔令

阻兵負眾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眾。召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

太后爲峻陽庶人。

晉書武悼楊皇后傳有司又奏

奏刑法宜依劉頌啟事

昔先王議事召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召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無法也案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去駁案隨事召聞也。

晉書刑法志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于廷門下屬三公云云

奏劾王衍

衍與司徒梁王肅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肅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倘位大臣應召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譽之操宜加顯責召厲臣節可禁錮終身。

晉書王衍傳衍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質后所誣

御憲自表嫁賈后
既廢有司奏衍云云

奏治高車

車府令戒嚴上作高車用雜總求處給請出上庫錢六十七萬六

千六百

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三十九
引晉起居注建武元年有司奏

奏溫嶠不應辭職

案如眾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通典作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于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埋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殞于寇害死亡沒于中原而繼君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于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違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如東闕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

于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呂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篋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呂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閣故事辛未令書之制晉書禮志中通典一百二建武元年有司奏

奏讀夏令

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下駁依武皇夏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宋書禮志二通典七十一咸和六年三月有司奏

奏納皇后儀注

建元元年

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毛頭不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旗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旗毛頭畢罕竝出卽用舊制故至今闕宋書禮志一通典五十八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毛頭殿中御史奏

奏議京兆府君遷主

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殷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大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于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穆帝永和二年七

奏劾蔡謨

永和八年

司徒謨頃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于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闈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

正刑書

晉書蔡謨傳永和八年公卿奏

奏皇后爲太妃服

至尊總麻三月皇后齊縗案周禮有後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日本服通典九十五哀帝興憲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云

云蔡仲遠駁

奏君臣不嫌同諡

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之不恥下問所自爲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諡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自經綸無窮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通典一百四十四元四年尚書奏

奏宜敕徐廣撰國史

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于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已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儻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晉書徐廣傳宋書徐廣傳

傳

議明堂南郊除五帝坐

五帝卽天也。五氣隨時異，王故殊其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後配祀。宋書禮志二通典四十二
泰始二年正月羣臣議

議奏并丘郊

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圜丘方澤于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宋書禮志三
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又見通典四十二

賜謚議

太尉荀顥所撰定體統，通敘五等，列侯昌上嘗爲郡國太守、內史、郡尉、牙門將騎督，凡上薨者，皆賜謚。通典一百
上流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

議奏改郭奕謚

大晉受命祖宗謚號羣下，未有同者。蓋因近代淺情，習于所見也。奕謚與景皇帝同，可改謚曰穆。通典一百四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流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

右司詩
奏曰爲

高祿壇石議

禮無高祿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詩說高

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爲。而史籍

無記，但可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御覽五百二十九永平八年高祿壇上石破爲二段詔問置此石來

裁辟出何經典今應復不博士議

理解系等議

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啟

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晉書解系傳齊王固起義時奏

理張華裴徽解系歐陽建等冤八坐議

平法律議

昔先王議事，呂制自古。呂來執法斷事，既呂立法，誠不宜求法外小善也。若呂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無法也。案啟

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卽令吏已下應復出法駁案，隨已事聞也。

通典一百六十六元康初三公尚書劉領上疏平法律于是門下屬議云云

議溫嶠不應辭職

建武元年

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逆寇，冰清反哀墓次，豈可稍㠯乖嫌廢其遠圖哉？

晉書溫嶠傳除散騎侍郎嶠犯母亡不獲歸葬苦請北歸詔三公八坐議其事皆曰云云案此卽禮志中所載西陽王蒙等議而文全異今故分錄之

釋難湧于睿舊君服議

或難曰：今去官從故官之品，則同在官之制也。故應爲其君服斬。王肅賀循皆言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則明今㠯老疾三諫去者不得從故官之品可知矣。今論者欲使解職歸者從老疾三諫去者例爲君服齊，失之遠矣。釋曰：案令諸去官者從故官之品，其除名不得從例。今但言諸去從故官之品，不分別老疾三諫去

者則三諫去得從故官之例王賀要記猶自使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然則去官從故官之例敢見臣服斬皆應服齊明矣夫除名伏罪不得從故官之例已有罪故耳老疾三諫去者豈同除名者乎又解職者嘗在于朝今歸家門與老疾三諫去者豈異而爲難者殊其服例哉又難曰案禮先儒說爲君服齊唯年老廢疾與待放之臣而已老歸者無復爲臣之道放退者終身不復入君之朝臣之義絕宜降而服齊衰解職者後將復仕無離絕之事固應服斬二者各異豈得相準釋曰古者年老廢疾乃得到致仕閔子騫曰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此非老而致仕之例禮亦當爲舊君服齊衰不唯年老廢疾待放而已也夫君退臣苟非墜諸淵之虐臣雖去此仕彼亦無絕道況呂老疾歸家不出國內而可絕乎禮臣三諫不從不得已而去若君能悔過納諫聞命駿奔何爲終身不入君朝乎君爲人父母人于君有子道尊君之

卷之二十一
三
義臣人一耳而禮臣爲君服斬云爲君服齊者別親疏明貴賤也老疾待放之臣與民同服者亦曰疏賤故也而難者不察疏賤厭降乃云絕其舊君悖于禮矣解職者旣已疏賤與老疾去者無異蠹可必已後可還仕與自同于見臣爲其君服斬乎如令後可還仕便得同見臣之制三諫去者一時罷退後可還仕方于解職未始有殊二臣之服例皆應齊而難者偏許三諫去者服齊使去職者服斬難曰普通論矣又難曰王者無外天子之臣雖致仕歸家與在朝無異不得稱君爲舊而服齊衰也繹曰京師方千里之地謂之畿其餘呂封諸侯畿內之人服天子齊衰畿外之人則不能曰爲天子有内外之差王者曰天下爲家夷狄之土亦莫不統故曰無外之義非所曰論服也書曰臣爲朕股肱耳目宣力四方言君臣相與共政事有一體之義親而貴故君臣之名生焉致仕者疏賤不得復託體至尊故謂之舊君凡在職稱君而俱服斬去職

亦宜稱舊而俱服齊。通典九十一

符誥博士蔡充

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形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晉書梁王彤傳永康二年蕭泰光議謹曰處桀

凶重議如前朝英徒充謀形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云法

故吏復追訴不已改謚曰孝

符問園子博士妻已亡爲妻父母服

案禮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喪服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服其黨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若母猶然妻可知矣今云不昌存亡爲異何所據邪通典九十五永和中司徒符問

母不太常杜潛答不昌存亡爲異司徒又問園子博士

又符問太常迎后應作樂

案儀注云皇后列人自閭闈門鳴鐘鼓墳門露仗如儀注之條

禁諸門。唯有鼓無鐘。既云鳴鐘。則應施鐘。既施建鼓。若如
寺卿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闕迎皇帝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詡太常王彪之議婚禮不作樂薩臺太常主者案云云

請崇德祐太后臨朝敘

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
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
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難。臨朝親覽。光大之
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姪。隆周未足。呂
喻是弓。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
易所尚。鹽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召慰
祖宗。召安兆庶。不勝憂國。喟喟至誠。晉書康獻褚后傳簡文崩孝武幼神桓溫又薨羣臣啟云云

云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五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論江南貢舉事

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凜異，前舉孝廉不避喪，孝廉亦受行不辭。臣爲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案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不舉，則方士所聞，閭塞義淺。甚臣爲疑。通典一百一毘陵內史論江南貢舉事云

道學論

許邁字叔齊，清虛接真，棲遐世表。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王亦辭榮好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不彌日忘返。

御覽四百一十

千金渠石人東晉下記

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小逌澗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塙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卽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無令遏更于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踰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于舊一大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二塙一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呂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水經鑑注

石人西晉下記

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于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狐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竭新成未患于水是呂不敢預修通之若子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後賢矣水經鑑注

于金渠東石梁西門之南頌記

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除豎枋更爲函枋立作覆板屋前後辟級續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漱處破石已爲殺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訖水經叢書

造戾陵過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已觀源流相際水呂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美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呂嘉平二年立過于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過開車箱渠其過袤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已爲主過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過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萬餘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旨民食轉廣陸發不瞻遺

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
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
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瀆原
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呂爲濤門灑流池呂爲甘澤
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驥騎將軍平鄉侯
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盧朔將軍遏立積
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
餘丈上築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勲親臨山川指授規略
命司馬關內侯逢憚内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脩主遏治
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丈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
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繼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
載經始勿頃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
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

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呂紀勲烈并記過制度永爲後式焉。水經

鮑王水注

銅尺銘

晉泰始十年中書攷古器撰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
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
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
餘與此尺同隋書律曆志上原注銘八十二字今但八十字未詳

伊闢右壁銘

元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
作豫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闢水經伊見十六國春秋九

七年栗銘

劉殷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窟而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七年栗百石呂賜孝子劉殷見晉書孝友劉殷傳又春秋九

建鄴城銘

二百年後當有癡人脩破吾城者

南史十陳宣帝脩築都城爲抒
禁之備復銘云云案陳太建

遜推二百年當是東晉時刻

左思別傳

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于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侍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固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于高口碧雞振羽而云披鬼彈飛丸以磕礮火井騰光日赫曠今无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无吏幹而有文才又頗自淑房自矜齊人不重也思造張載問嶧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

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世說文學管譜注

河均案別

者僅耳思先造齊都賦成復欲賦三都泰始八年妹芳爲脩嚴囚移家京師求爲紙書卽唇咸當至太康初賦成晉書所謂崔思十年者也皇甫謐卒于太康三年而爲賦序是肺疾必在太康初此後但可云賦未定不得云賦未成也其賦雖經刪改歷三十餘年至死方休太康三年張載爲著作佐郎思訪婦蜀事遂闢鬼屏飛丸之語又交擊處或曾言賦就在此可因別傳而意會得之者元康六年後爲張華司空祭酒容或有之但不得云辟至謂賈充爲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又謂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衡伯與竝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則別傳然失實矣賈謐本姓韓太康三年爲賈充也係至惠帝時用事思之爲祕書郎久矣非謐所舉永康元年謐誅太安二年張方逼京師兵火連歲恩過閭舉家適冀州數歲亡疾終余意度之當是謐誅去官久之遭亂客死而云歸鄉里非也皇甫高名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望塵莫及雖宿儒與思同在賈謐二十四友中要是倫匹劉達元康中尚書郎累遷至侍中衛樞衛貴妃兒子元康中尚書郎兩人雖蚤終何不可爲思賦序注況劉肅後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劉注在文選劉序衛注在晉書皆非苟作魏志衛臻傳注云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祖有文獻注于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如甚此說猶貴游好名序不嫌空疏而贊于爲注使思自爲何至塵穢紙墨別傳道聽塗說無足爲憑晉書董十八家舊書兼取小說獨乘別傳不采斯史謐也

文明王太后哀策文

明明先後興我晉道暉章淑聞召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迨始
慶孤曠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
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
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
日沒明夷中年隕喪斃斃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
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愼容止質直
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
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謐靜隆化
帝業昌創內敍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治暘密勿無荒劬
勞克讓崇儉抑華沖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
曷仰咨余不造大罰厲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
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輶夙駕設祖中闈輶輶動輶
旣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屢進樂梓宮顧援素旛屏營窮痛誰

告誰依、訴情贈策。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

晉書列傳

后傳泰始四年后崩武帝手疏后德命史官爲哀策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興嫡。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策，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嫡婦。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啟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旣空，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閼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縗，告駕啟塗。服翫褕狄，寄象容車。金路蹠蕩，裳帳不絰。千乘動輶，六驥躋蹠。銘旌樹表，翠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上，安體玄廬。土房

陶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
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晉書武元揚后傳后崩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悼

成帝哀策文

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官述
德寄辭其辭曰

五德代興素靈啟曜離光曇曜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妙玄
秀夙達履德罔違鳳棲遐邈神宇凝夷文明外潤仁範內綏舉無
遺中鑒無幽微韻隆汾陽道作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奠靈神
軌固天攸縱爰在陽九皇綱中替姦豎肆逆牢羅失衛升降艱難
協應神契靈祚旣保顯揚天命霖霧朝晞兩儀開鏡訓誥阿衡虛
己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稜威電埽芟蕩神衢一我
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神爽遷
背哀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啟手歸全神氣夷沖

輶哉達誠體。正履終哀罷。既襲玉容斯幽登。酌虛設觴爵靡酬墳
牘。莫啟聖迹誰修其其我皇神焉何遊。撫膺遐叫。涕交流三塗。
告期將歸陵墟。陞殯羽翼。庭納龍輿。玉輪動運錫轡鳴衡。錫旆徘徊。
六驥踟躕。輕雲蔭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唯唯輓夫長號。永慕
蒞涕漣洳。大塊獨運。終歸其始。我后永往。靈神千祀。悠悠上天。覺
覺惟已。眇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範令儀。微音在耳。藝文類叢十三

康帝哀策文

感廣廈之空寂。悲俎奠之虛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
瞻宸極。俯憑鸞軒。五情摧裂。號慟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勲。事已
言顯。功名存其辭曰。

招拒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
初肇建宗國。是肩祇承師友。執心淑慎。微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
所啟。應茲靈運。入繼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

皇風流凝廣聰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方從善如響矩儀可慮
法物可象覆蓋羣生靡物不眷如何一旦神遊靈爽仰攀撲踴觸
物咸想卜吉有期將卽玄冥太常旣建千乘列庭皓皓輿服翩翩
素旌笳籥寥寥輓夫齊聲六曜躡蹠蕭蕭悲鳴是用增哀爾泣霑
纓痛貫五內哀切三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灼灼皇猷終焉允誠
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藝文類聚十三

穆帝哀策文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無德克神王冕
旒兩楹委政元輔內倚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西廊
岷河北清伊潛圓陵聿修舊京式敘方振長慤風埽天宇休牛歸
馬卷旗臥鼓俾我蒸民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遏密
痛方割鉅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華庭晏
駕崇丘俯執饋奠仰攀龍軸岌岌黼翼飄飄素旌感想平昔人懷

崩抽號聲如震灑涕成流

魏文縣
歌十三

簡文帝哀策文

同軌畢至、內外成列。素旗宿懸、輶轂首輶。執祖行于前殿、奉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輶、呂號慕、撫素膺。已泣血、爰命史臣、敘述聖德、揚微音于飛旌、寫哀心于翰墨。乃作策曰：

濱曜發暉、皇厯攸膺、聖祖啟運、哲王遐承。蒸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徒構、朝陽冉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玄玄、文明內融、湛湛神儀、穆穆靈風。望之凝秀、卽之深沖、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水鏡一世、堂室重玄、愔愔素庭、翩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迹經綸、時有汗隆、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革心、詎歌徒詠、時惟伊霍、輔運昌政、欽若昊天。祐此明命、龍飛九五、饗茲萬國、居宗舉契、允恭立默、綱繆哲輔、虛己仗德、天明方曜、離暉闔

朗玄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遙邇日月飄呂飛流將靈神于
玄宇遷玉輅于中林背華殿之昭晰卽幽隧之重深奉神櫈呂永
訣邈終天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橫墜呂流襟

蘇文類聚十三

征東軍司劉韜墓志

晉故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征東將軍軍司關中侯劉府君之
墓君諱韜字泰伯叔孝處士君之元子也夫人沛國蔡氏

拓本

王戎墓銘

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

封氏開見記六東都賦業均十字術有王戎墓隋代醜家穿篠作穴得銘

有數百字

古塚銘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封氏開見記六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云河東賈吳自爲司馬越女嫁爲苟晞子姑極之

然

墓志

惟晉元康二年太歲在子承閏造斯窀穸丙戶口出西左參師
令宮商是位輞道易口咸口同音鑄爵除殮邪惡奔走千祥百福

永施後

馬古樹
勒

榆次令苟毓碑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御覽二百六十八引荀子

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

泰始六年
傳

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實曰口姬其口與口同姓別閭族遂曰
爲氏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呂儒雅稱世濟其休夫人少有
淑質純靜不口寃仁足呂容眾明敏足呂辨物九歲喪母少爲父
所見慈撫終喪哀毀坐不易位雖有隱括傅母之訓岡呂加父時
未口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呂用妻之伏氏柔
少有國色口非所好而顧違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呂

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
敬終。違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
己邑。今我不犯尊而蒙優詔。同歸殊途。尔口口代伯序爲侍中。父
爲侍郎。此爲同寮。故夫人口口父爲勃海太守十餘年。政化大行。
孤宣口口口意時夫人見口在家。止父令畱。而謂之口口感
而退。雖天之遺然事。君不懼口能口口聞口口爲吏部尚書。多
用老成。先帝舊臣。舉之口口口必不忘君。口而口舉君爲侍中。夫
人口口過窮理盡情。爲父所異。皆此類也。夫人在羊氏口口有
口度。承上接下。眾皆悅之。任城北口口口生夫人。由此相帥孝
口。加之謙勤。戰戰臨深。惟恐不逮。是以舅姑嘉其淑婉。娣姒宗其
德音。口夫人爲婦。冊餘載。言無口過。口無怨惡故也。口且感慈
口口口口下。惟詩人刑于之言。瞻前口後。率由弗違。口御于家
邦。終始口孝聞。口口夫人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哲口口口不幸早亡，子孫皆仁厚振振有麟止口化皆是義形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八年日月庚寅口十二月甲申口嗣子
迅哀懷永絕口口因極追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力不肅之訓
口口歎日古者鐘鼎口口所㠯章君父之令德也，又有號謚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我先妣立口口德同之不朽可沒而無稱哉于
是乃追而口口爲之辭曰：

奠乎文母子我夫人潛神內識，因不彌綸和樂色養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是勤昧旦口口口問日新喪難弘多，仍羅口口翼翼
口心惟口用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惟口口口口切切遺
孤辟踊靡及日古口口口口口何㠯告哀碑木

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碑

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
縣，㠯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㠯咸寧三年改命爵土，明年十

二月喪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
曰述勳德水經原公水注晉書封陳王武子西河故縣有西河穆王司馬子政廟碑文云碑北廟基尚存也

晉右軍將軍鄭烈碑

君諱烈字休林滎陽開封人也其先出自宗周建國于鄭因胙命
氏君其後也遠祖昌亢節著德揚光漢氏之初近葉昌儒術博古
顯名中興之後遷至曾祖先生皇祖徵君蹈明哲之高尚嘉肥遜
而不閼顯考將作大匠實有茂德載在國策君應中和之醇濃總
文武之弘略清識妙于研機聰叡瞻于燭物踐逸軌之遺迹秉
然之大節故雖夙罹不造而能全老成之德居無檐石而能厲冰
霜之絜是昌英材邈于羣萃至行侔于在昔初上計掾辟司隸車
騎將軍府轉參盧朗將軍軍事除魏令其爲政也仁昌施化則靈
恩衍于春陽壯昌發令則神威肅于秋霜末俗變而歸本僞萌反
于忠良玄澤洽于朔都芳風勃而南翔文皇帝爲相國親覽萬機

訓答俾乂君曰盛德宜登王佐遂典喉舌賦政于外百揆時序庶事無廢皇猷顯融光被遐裔又等初建封平莞男聖上踐祚拜騎都尉賜子一人爵關中侯遷馮翊太守于時猶犹孔熾西土平靜鄙方有戎馬之塵邊邑焜煌烽之警君震旦神武柔昌仁惠威懷允著寬猛相濟遷北軍中候典司禁戎董導羣帥明鑒審于官材清風激于在位義正形于聲色眾望儼而祇畏故六軍之正咸當而諸講之言莫至遷兗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流化河濟馳風區外翰音振于天末遺嚮畊于吳會遠邇肅齊萬里是賴寢疾弥留乞還京筆徵拜議郎享年六十太康二年秋八月丁巳薨悠悠縉紳莫不傷心憮天道之無誠哀邦家之喪鎮天子乃命使者奉策追贈右軍將軍印綬謚曰僖侯于是故吏殿中監申揚等相與永思盛德言時計功昔讎父鏤燕夷之鼎魯人著泮宮之頌乃伐石建碑刊表茂庸俾清風舊于百世遺光流乎無窮其辭曰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六

七

峨峨嵩嶽中夏之鎮於鑠僖侯含德之純英齊宣廟窮理入神龍蟠道淵振曜景雲北臨魏邦百族時饑登讚聖皇又典克從西守舊京威風折衝邊司六軍肅清天互出牧萬里玄化潛通委辭名位帝嘉厥庸追贈寵服召顯高繼勒銘金石日月是同太康四年七月十日辛未造

赫綱
四

晉梁王妃王氏陵碑

妃諱榮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

案齊當作魏或下有魏王基

父劉早卒廿二年追贈北海太守

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嫁于司馬氏

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原

下有太康九年立碑水經賦

水注
晉護羌校尉彭祐碑

君諱祐字子玄隴西襄武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有陸絳之裔子大彭實主夏盟君則其後也

歷郡右職州別駕從事于時庸蜀未殄侵擾王路洮西之戰因敗
運奇元帥獲安魁厭彊虜列上功狀除舍人還參本軍事除涼州
護軍河右未清戎寇鼎沸謹謀神略簡在帝心遷西郡太守至官
未久復臨酒泉遠夷望風縱賓歸命白山丁令率服賓貢敦煌令
孤豐距遼王度淵泉之陣兵不血刃母老弟亡辭職去官聖上仁
慈聽君所求轉略陽太守近家祿養遂擢大難侍喪還家服紀終
始有詔召軍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節蓋除護羌校尉
統攝涼□上前後軍功應封七侯勞謙退讓陰德不伐年未知命
召太康十年三月癸酉薨天子愍悼遣使者監護喪事策曰君秉
心公亮所莅有方不幸殞沒朕甚痛惜故孝廉參護羌軍事酒泉
馬湖改吏部郎中綦毋番主簿郭曉良吏夏侯俊等追思洪烈感
想口嗟乃刊石勒銘焉

晉平西將軍周處碑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累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勸
其簡書啟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
列于漢庭蟬冕播于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謹之音聲
無微而必顯山高海闊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
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
守父鮚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成長史懷安錢塘縣侯丹陽
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部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
章鄱陽太守君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晉
紱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奏諫爲能應往路謳口口口亭亭
孤美灼灼橫劭徇高位于生前思垂名于身後遂已卒意不遑應
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不弘
禮制年未弱冠皆力絕于天下妙氣挺于人間騎獵無時英式
慕縱情寡偶俗弊不欣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

送來吳事

余厭弟蕭然受誨向道朝聞

方廡志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

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

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請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尚書僕射東觀令

太常卿無難督匡熙庶績朝廷謚寧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

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庭闈之儻昂藏察案

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永

布琳琅梓杞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于

是吳平入晉上渾公建業宮醴酒朗酣固謂君曰諾人亡國之餘

得無憾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于前吳亡于後亡國

之職豈惟一人抑乃大慙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

護軍新平太守撫都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

多滌訛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立評其枉直一朝決還呂母年老

罷歸第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諱大不辭小乃

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召敘義又捨屍無主及自胷骨在界收而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誨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勝違法處澤文案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義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蒸陝北留棠遂有二天

之誠荊南渡虎猶標十部之書星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輪出于新平士女揮淚褰帷望于廣漢雞犬靡喧振茲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遙仰部從迎欽是時氐賊作逆有獄七萬屯于梁山朝廷推賢已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召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槩盡節不顧身命乃擣討日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坂攀蘿葛梁黍則之克合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百級彊絕矢盡擗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案劍怒曰此是吾效節投命之日何忍退歸我爲大臣臣身殉國不亦可乎

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榮帶之號早懶

連蹤莫不梯山架壑纏負來歸戎士杆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勇于雷霆春水方生揮鋸同于雲雨有服立功立事

名將名臣者乎元東九年舊疾增加危惙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大

子召大臣之葬師傳之禮親臨殯壙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遣

驛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蓋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

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謂日處母年老加召逆旅遠人

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召終年

召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

十日葬于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峩北睇蛟川濬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顧竝皆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頗尚豪雄昇名禁闈捨爵策勲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豕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濱既

折江淮亦沂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哥揆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
追蹤絳侯將亭嘉茂據掩芳猷潛光陽甸返旆吳丘舊闕雖入鄉
路冥淳從榮制墓終非晝遊春墟召綠清淮自流深沈素轄繚繞

朱旒玄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家揭難畱鐫茲幽石萬代千

秋

碑折本

案碑在宜興孝侯廟題墻

機搘王義之書唐元和六

年義興縣令陳從諒重題

張文有太興二年語明非

陸機搘反覆

覆狀之其縣

儒當屬舊文係則唐人

召新修晉書

及他訛添補

今古舊文當格其添補文

荀注召別異之

九山廟碑

九顯靈府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嵩
嶽北帶洛澨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在戌案此謂月太歲也大典本如此近刻作太歲庚
午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緜氏令王與主簿傅演奉宣詔誤命興立廟殿焉

水經洛

百蠻將軍顯靈碑

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散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

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康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頌贊示後賢

水經洛
注

張荅悟碑

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荅悟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世說雜著篇注張荅悟是張憑之

陸遺碑

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

周闡墓碑文

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畱邦雍丘縣周墟里周闡字道舒妻活晉潁陽太守譙國龍岡縣柏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

澗泉日記下法華人發古冢得磚皆有刻字又巖不放言法華山發古冢得一

碑

太社祝文

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宋書禮志四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作二社其太社之祿云云

帝社祝文

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同上已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來造同上其帝社之

帝冠祝文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哀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
遵祖考永永無極晉書禮志下宋書禮眉壽惟祺介茲景福晉書禮志一通典五十六兩足虎文

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晉書五行志中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其文言兆亂也

題鄴城門

大事解散暫欲違請且歸赴時務昔呂義來今呂義去若復有急
更相語津書麻都王頤傳當義幕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願鄧城門云云願加不可謂乃遺之

全蜀文卷一百四十六

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鹽課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六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趙

劉淵

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左賢王劉豹子。魏末爲侍子，在洛陽太康中，代父豹爲左部帥。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召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事免。成都王穎表行監湖將軍、監五部軍事。永興初，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尋拜北單于參丞相軍事。行至左國城，自稱漢王。改元元熙，都離石。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國號曰漢。改元永鳳。其明年改元河瑞。召晉永嘉四年死，在位七年。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卽漢王位下令

昔我太祖高皇帝曰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曰明

德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折土攘夷地過唐丘中宗孝宣皇帝
授揚雋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
夏商卜世過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立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
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
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
重輝炎光再闢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
海沸于九州羣闖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狂勃曹操父子凶
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秦旋轉舊京
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睿歷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
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
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茲矩開戰
惶塵眉但曰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接冰勉從眾議晉書載紀

致王彌書

呂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遼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

晉書王彌傳十
六國春秋九

劉粲

粲字士光，劉聰太子。晉太興元年嗣偽位，改元漢昌，爲其臣，靳準所殺。謚曰隱帝。

請殺愍帝表

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

十六
秋四
案崔鴻原書久亡，今本係明屠喬孫項琳之二人，黃輯登書重加編造，其所載文翰都有所本，然亦有未詳出處者，姑錄之。
俟攷後
皆如此

劉曜

曜字永明，淵從兄子，歷仕至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晉太興元年，卽偽位，改元光初。其明年，改國號曰趙，在位十三年，爲石

勒所滅

下令議除漢宗廟改國號

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昌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昌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昌大單于爲太祖亟議昌聞十六國春秋五

下書追贈崔岳等

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盛典是昌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于嚴允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于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于童亂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詳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

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竝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呂第十一稱朕意焉

晉書載記劉曜傳
十六國春秋五

下書封喬豫和苞

二侍中懇懃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夫曰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尙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敕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法政有不便于時不利社稷者其詰闕極言勿有所諱

晉書載記劉曜傳
十六國春秋五

劉娥

娥字麗華劉殷女聰旣儕位召爲右貴嬪尋拜爲后死謚武宣

皇后

手疏啟救陳元達

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鵠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
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
哉帝王拒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
閭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昌美爵酬廷尉昌列土如何不惟不納
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
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
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
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已塞陛下誤惑
之過晉書列女劉驥妻劉氏傳駢縣北鵠儀殿其廷尉陳加達切
責陳大怒將斬之城在後堂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啟云云又
規十六周春秋
天與此多異

劉易

易劉聰子封河間王爲車騎大將軍進太尉拜太宰呂諫不用
忿恚死

諫用宦官王沈等表

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
蟊賊也故文王曰多士基周桓靈曰羣闇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
由于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
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奪于中勢傾海內愛憎
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詔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于人
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道之選舉不復曰實士
已屬舉政曰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于
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惑宮
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
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呂荅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

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于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兇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人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眾災自消和氣呈祥今遣旨未殄巴蜀未賓后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呂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晉書載記劉聰傳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闈諫云云聰旨表示沈等唐之又見十六國春秋二

王彌

彌字子因東萊人惠帝末妖賊劉伯根呂爲長史伯根死劉淵自爲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尋爲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進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後爲后勒所殺

書賀石勒

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晉書王彌傳。勒擒苟晞。自爲左司馬彌謂勒云云。又載紀石勒傳。作鶴。據節使謂勑十六國春秋。九作乃。唐書賀勑。又十一作勑。

陳元達

元達字長宏。後部人。劉淵僭號徵爲黃門郎。劉聰時轉廷尉。拜御史大夫。召諫不用。自殺。

諫起鷁儀樓

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自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逸蕩一人。昔氏閭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勤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嫡服無綺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

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曰初羣臣譽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
自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
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于外民怨于內
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鵠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
子來者也竊曰大難未夷官宇麤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大
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惜百金
之費而輒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于成康
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
已哉孝文之廟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目敢昧死
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晉書戴記劉聰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多出七十餘字

王璡

鑒任劉聰至尚書令曰諫破輒

諫立左皇后

澤當
作擇

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曰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已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澤世德名宗，納聞淑令。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召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繼欲。自婢爲后，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日來，亂淫于色。縱沈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汚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曰婢主之，何異象據玉寶，而對腐木柄楹哉。臣恐無福于國家也。晉書載記劉聰傳中常侍王沈著女令王鑒申書並錄崔岱之中書台曹恂等錄云聰覽之，大怒，皆斬之。又呴十六國春秋四。

康相

相仕劉聰爲太史令

言天

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竝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

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曰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徽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麻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何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六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眾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眾，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曰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克矣。晉書載記劉聰傳
义十六回春秋四

喬豫

和苞

豫苞並仕劉曜爲侍中，豫封安昌子，苞平興子，並領諫議大夫。

上疏諫營作

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曰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俟營室已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成康叔武公之迹已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蕩蕪咸召非之曰一觀之功可已平涼州矣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霄此則費萬艷明功億前役也召此功費亦可召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召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魋石椁孔子自爲不如速朽王孫儒葬識者知其矯世自古無不

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于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已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自喪亂已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惟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遠，抑亦釋之之功。自喪亂已下三十一字從十六國春秋補興亡奢儉，固然于前，惟陛下覽之。晉書載記劉曜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五

關名

中丘城寺碑

大和上佛圓澄願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溼，所已言溼者，思潤理國澤被無外，是已號之爲溼。封氏聞見記八邢州內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云案光初趙刺史是時石勒尚奉趙湖故碑題光初五年也。

白玉文

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哭，西小衰因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劖其盡乎。晉書載記劉曜傳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云云又見水經謂水注中

又十六國
春秋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七終